

夹缝中的昙花： 论抗战胜利后武汉中小卷烟厂的发展

刘岩岩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 抗战胜利后, 以往占据武汉卷烟市场的外资企业英美烟公司由于战时损失惨重一时难以恢复元气, 民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竭力恢复生产, 但短期内也很难达到战前水平。随之出现的市场缺口一方面导致了湖北省外的烟草公司积极在汉开设分厂抢占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武汉本地的中小烟厂也在大型烟厂的夹缝中迅速崛起, 武汉机制卷烟行业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然而由于局势动荡、过度商业化的影响和其它各种原因, 在经过如昙花般夹缝中的短暂繁荣后, 武汉中小烟厂很快就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 卷烟业; 武汉中小烟厂; 短暂繁荣; 发展困境

中图分类号: F507.4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2) 05-0005-06

武汉中小卷烟厂在抗战前鲜有发展的机会, 原因在于战前本地市场完全被外资企业英美烟公司、民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及上海输送过来的机制卷烟所瓜分。抗战时期, 这两家公司均遭受了重大损失, 英美烟公司在汉口的两家分厂被日军所霸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武汉沦陷前将汉口分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西迁重庆, 留在汉口的厂房设备亦同样沦入敌手。

一、抗战胜利后武汉地区烟草工业的市场缺口

抗战胜利后, 英美烟公司设在汉口的两家分厂一片狼藉, “汉口香烟厂的建筑物, 除工厂烟囱和附属物以外, 都因遭受轰炸而被毁。”即便如此, 英美烟公司仍然没有放弃战后复工的努力, 他们把轰炸后

的残存机器拼凑起来搬到大智路继续生产, “我们汉口大智门的一所房屋内, 装置了 10 架卷烟机, 但是由于卷烟机和采用的烟叶质量低廉, 制出香烟的质量是很差的, 以致不得不把这个临时性的工厂关闭了。”老对手的倒下, 给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独占武汉市场的机会, “1946 年春, 即着手筹备汉方复业事宜, 呈请‘经济部湘鄂赣区特派员办公处’发还被占之房屋、工厂、机器等件。”由于战时损失严重, 汉口分厂虽经种种努力, 在生产能力方面一时间仍未达到战前的水平, 在 1936 年, 汉口分厂“月出 1000 余箱”, 而在抗战胜利之后的 1946 年 5 月, 产量只有 108 大箱, 到了 12 月, 才恢复到 1112 箱。

抗战之前, 武汉本地销售的卷烟中, 除本地所产外, 上海方面生产的卷烟也占有很大一部分市场份

收稿日期: 2012-05-05

基金项目: 2011 年度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民国武汉棉纺织业诸问题研究(1915-1938)”; 贵州省 2012 年度社科规划自筹经费课题“夹缝中的昙花: 抗战时期内迁到西南地区的武汉工业企业研究——以棉纺织业为中心”(项目编号: 12GZZC25)。

作者简介: 刘岩岩(1983-), 男, 安徽界首人, 博士,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中华民国史。

额。但上海的卷烟业同样在战火中遭受重创，战后“规模远非昔比，一切设备，只供月产千箱左右之需”。这样的生产能力，供应上海本地市场尚且不足，至于远销武汉地区，自然是力所不能及的。由于机制卷烟供应不足，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手工卷烟在武汉地区一度非常畅销，但因为质量和口感等问题，时间一长，一般的消费者还是更倾向于选择机制香烟。战后武汉地区卷烟市场的巨大缺口，自然逃不过精明商家的眼睛，除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抓紧在武汉复工外，湖北省外的大中卷烟也看中了武汉地区作为“九省通衢”在交通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纷纷逐鹿武汉。

二、外来烟厂的强势进入

抗战胜利后，来武汉设厂的外来烟厂以重庆的华福烟厂、西安的宇宙烟厂和贵州的南明烟厂实力最为雄厚。重庆的华福烟厂于1946年1月在汉口硚口国瑞巷7号创办分厂，8月份正式开工，资本总额为国币2000万元，工厂内有男工80余人，女工120人，生产设备方面有大型卷烟机8台，其中包括两台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美制机。宇宙烟厂总部设在西安，前身为西安秦丰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进出口贸易，后办秦丰烟厂。1946年，宇宙烟厂来武汉投资建设分厂，最初由张又卿（张学良胞弟）在汉负责筹备监造。开办之初的汉口分厂资本雄厚，规模颇大，除拥有3台国产的“新中国牌”卷烟机外，还购进5部新式美制卷烟机，烟叶、卷纸等原材料存量也很充足，实为当时武汉各大烟厂中的佼佼者。除此之外，贵州的南明烟厂凭借雄厚的资本，也在武汉创立烟厂，拥有大型卷烟机1台，小型机3台。

外来烟厂的强势进入，不但仰仗其优越的硬件基础外，同时也与其深厚的官僚资本背景有关。华福烟厂的董事长是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频臣，在众多股东里面，不但有财政部、中央信托局这些政府核心部门，还有杜月笙、刘鸿生等社会闻人、工商巨头^①。担任总经理的柳菊荪也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历任清华、北大法学院教授、财政部省区税务局长等职，如此一个阵容强大的后台阵容，自然会在各方面为华福烟厂的发展扫清障碍。宇宙烟厂的创始人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参政会议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王源凌。深厚的官方背景，使得这些外来企业在资金、设备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能更多地享受到优惠政策。南洋兄弟和外来烟厂作为武汉卷烟市场实力雄厚的两级，在战后初期占有市场份额的大部。

三、夹缝中本地中小烟厂的最后辉煌

虽然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竭力恢复和外来烟厂的强势进入，但由于市场的巨大需求，武汉本土中

小烟厂依然在夹缝中得到了异军突起的机会。卷烟厂的创办，除了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外，还需要一定的资金、充裕的原材料、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武汉本地的中小烟厂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呢？

首先看资金方面，作为传统的四大商埠之一，武汉地区尤其是汉口的商业是很发达的，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当时社会游资找出路，参加卷烟投资，进而囤积居奇，视为获利渊藪。”对利润的追逐，驱使当时武汉本地的商人把自己过剩的商业资金投入市场前景广阔的卷烟工业上来，当时的“源亨厂有巴东、裕昌永烟号刘亨明；永益厂有烟号、牛皮号、牛羊皮号甘少卿、陈国栋；美达有汽车运输业王汇川和行商贺秀川；”由于商业种类繁多，行业规模大小不一，导致投资规模也良莠不齐，“这些本地民营小烟厂注册最高的为20250万元（法币）如美华烟厂和久华烟厂，最低的只有680万元（法币）。 ”

其次，武汉地处中国的中心，一向有“九省通衢”之美誉，东西有长江水运之便，南北有平汉和粤汉铁路相连，对于土货之输出，外货之输入，都十分便利。卷叶工业的主要原材料是烟叶，武汉各烟厂所使用的烟叶，主要由河南的襄城、许昌、邓县、湖北的均州、黄冈、孝感、贵州贵定、湖南宁乡、江西瑞昌等地供给。这些省份大多与湖北毗邻，又有优越的交通条件，所以能源源不断地向武汉地区供应烟叶。同时，烟厂生产出来的香烟，也能借助四通八达的交通，迅速填充市场的缺口。

再次，抗战前在武汉盛极一时的英美烟公司汉口分厂里的大批技术工人，都被战后建立起来的中小烟厂所吸纳。抗战时期，由于机制卷烟来源的匮乏，手工卷烟业一度非常兴旺。抗战胜利后，部分手工卷烟作坊转变为中小机制卷烟工厂，“原来经营手工卷烟的如‘宝龙’的陈宝坤，‘源达’的王苍杰等人相率来汉经营机制卷烟”，很多手工卷烟作坊购买了简单的制烟设备后，也摇身一变，登记为机制卷烟厂，“本市荣成手工卷烟厂本年九月二十二日呈以现在久华荣记烟厂购得小型卷烟机一部改为机制卷烟厂，仍用原登记荣成烟厂牌号续制‘体育’牌卷烟”，^②手工作坊里的帮工学徒也随之变成了烟厂的工人。还有一些失业工人直接联合武汉地区的烟商，工人提供技术，商人提供资金，双方一起创办小规模烟厂。

具备了上述优越条件的中小烟厂，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不论是开办的工厂数量，还是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在战后短短的几年内，都呈现出快速增长（见表1）。开办的中小烟厂以合资企业居多，其次是股份公司和独资公司形式（见表2），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投资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小烟厂资金来源渠道虽广泛，但缺乏有分量的起核心统治力

表 1 战后烟厂的迅速发展

时间	中小烟厂数目	大型机器设备数量
1946 年	15 家	52 部
1947 年	28 家	57 部
1948 年	36 家	68 部

资料来源：武汉市烟草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烟草志[Z].武汉：崇文书局，2007：84、112，数据略有调整。

的资本，只能采用“弱弱联合”的方式，这也为后来部分企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在武汉中小烟厂发展的“黄金时期”内，先后开设的各烟厂大部分都取得不错的收益，兴汉烟草有限公司一年的盈余就达 45 万元。

中小烟厂看似欣欣向荣的发展，却始终笼罩在“南洋”汉口分厂、华福等大型烟厂的阴影下，并且自

创始之日起，因基础的薄弱，就随时面临着资金链条中断的危险。大型烟厂则得益于官僚投资的帮助，不会有资金供应不足之虞，在此影响下甚至一向以民族企业自居的南洋公司，也逐渐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 1937 年被宋子文所控制，其创始人简玉阶也沦为第四股东，“尽管简玉阶仍一心关注企业发展，为之呕心沥血操劳业务，而实际上企业实权已落入宋氏官僚手中。”这种局面在抗战胜利后依然持续，1946 年凭着宋子文的官方背景，南洋汉口分厂得到中国银行贷款 4000 万元，承购了日本遗留下来的原料得以复工生产。并且在当年的 9 月、10 月间继续加借银行资金 1.6 亿元。如此巨额投入，实非中小烟厂实力所能及，他们的流动资金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扶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或向民间借贷来维持运转，以中小烟厂的典型代表兴汉烟草公司为例，“每年所得净利先提十分之一公积金，

表 2 各烟厂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	企业名称
合资	春记中国名城烟厂，中亚烟厂，大中华烟厂，中国英明烟厂，中国粹英烟厂，新华烟厂，新记利和烟厂，中国联谊兴记烟厂，荣成卷烟厂，中国大成烟厂，联谊烟厂，久华烟厂，美联烟厂，中国华业烟厂，中国振兴烟厂，裕源烟厂，中国和美记青年烟厂，新中华烟厂，中国久华荣记烟草有限公司，天益烟厂，永益烟厂，美达烟厂，青年烟厂，源亨烟厂，柏成烟厂，美高美烟厂，巨丰烟厂，中福烟厂，中国美华烟厂
股份公司	兴汉烟草有限公司，名城烟厂，中国九久烟厂，中国中亚协记烟厂，久华烟厂
独资	洪泰新烟厂，中国大业烟厂，中亚泰记烟厂，宝龙兄弟烟厂，中国源亨烟厂，

资料来源：《关于卷烟业同业公会会议记录及登记表》[Z].1948 年，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 119-1-114，武汉市档案馆藏。

表 3 武汉中小卷烟厂机器设备情况表

机器名称		卷烟机	切烟机
厂名	机器产地		
名城烟厂	中国河南造		中国河南造
春记中国名城烟厂	南阳制机合作社		南阳制机合作社
中亚烟厂	中国汉口阮恒昌		中国汉口仁昌厂造
久华烟厂	中国上海新中国机器厂		中国上海新中国机器厂
大中华烟厂	成都大业铁厂造		成都大业铁厂造
中国英明烟厂	上海源昌厂出品		汉口盛昌厂出品
中国粹英烟厂	上海源昌厂造		汉口盛昌厂
新华烟厂	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
新记利和烟厂	河南许昌民丰厂造		——
中国联谊兴记烟厂	中国九江复华厂造		中国九江复华厂造
中国大业烟厂	成都兴华铁工厂造		成都兴华铁工厂造

资料来源：《汉口区各卷烟厂申请登记及卷烟及卷烟商标注册核税事项卷》[Z].1948 年，155-346-138，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刘岩岩：夹缝中的昙花：论抗战胜利后武汉中小卷烟厂的发展

次付应纳税款,再付股息年率二分。如再有盈余按下列百分比分配,计股东红利 70%,经理酬劳 6%,副经理及厂长酬劳各 3%,员工福利金 3%,员工奖励金 15%。”^③

上述情形是发生在公司盈利之时,若遇到亏损或资金周转不灵时,就只能求助于私家银行、钱庄、票号,甚至饮鸩止渴,依靠高利贷度日,以至于最终负债累累,破产关门。

由于资金有限,中小烟厂的机器设备国产化率很高,所用的主要制烟设备都是就近购于国内的机器制造厂(见表 3)。

国产制烟设备不但价格便宜,在生产能力方面,也并不逊于进口的国外设备。南洋兄弟汉口分厂所使用的卷烟机来自美国的 STANDARD,每副价值 1 万元,每小时出烟 3 万支;国产卷烟机品牌中使用率最高的是上海新中国机器厂生产的“新中国”牌系列,其每副价值 5 千元,每副每小时出烟 3 万 8 千支。

除了资金上的优势,大型烟厂依托官僚资本的背景,能在原料的购进、卷烟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国内的烟叶在供应不足时,为保证生产的连贯性,就得依靠外国烟叶的输入,但国内的烟厂进口国外烟叶的手续极其繁琐复杂,“要先由厂商向输入管理委员会华中区核转申请,经过审查严格,再给予限额分配,手续繁难,往返需时”,“因受官僚资本的把持,武汉地区只有‘南洋’、‘华福’烟厂得到配额,其他各厂不予分配”。“又如记账领花一方面要达到规定的月产量,另一方面又要银行的硬保,中、小厂谈何容易。”在营销方面,由于规模有限,中小烟厂不可能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那样的大型烟厂在外地设立营销机构,他们只能把营业部设在了本地。即使仅仅是争夺武汉本地市场,他们也无法和大型烟厂直接竞争,就采取频繁改换香烟的品牌,“每个厂至少有好几个牌子轮流出售,一来是显示自己的出品多,二来是防止某一个牌子被人挤垮,再用另一个牌子代替。”品牌虽多,但从原料到工艺来看,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在包装上改头换面而已。中小烟厂的品牌如表 4 所示:

中小烟厂在与“南洋兄弟”和“华福”、“南明”两股势力的竞争中,各方面都不占优势,依照常理,应该通过优化组合,以联合的方式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一线生机。但由于中小烟厂的分散性,他们很难在购料、生产、销售环节上保持一致,并且同行之间相互倾轧,使恶性竞争的局面愈演愈烈,“在销路疲滞时期,就大量赊销,并不计成本,以低价抛售,一家低价贬值就要影响他厂的售价,大厂资金雄厚,还不致动摇根本,而一般中、小厂就很难支持,只有停歇倒闭,或者招盘顶替让给别人。”这种现象在战后的第一年就时有发生,从下面的一则烟厂倒闭的让

表 4 各烟厂出产卷烟品牌

厂名	卷 烟 牌 名
南 洋	长城、千秋、茶花、丽都、金斧、小长城
宇 宙	潼关、华山、雁塔、铁马、圆球
天 道	关金、罗斯福、星光、金箭、银元、金园、香港
南 明	三角、美花
群 力	福东门、金不换
美 达	大金园、大吉祥、同心、七巧、鹰派
源 亨	巧克斯、金家福、美的、红牌、长乐
兴 汉	大总统、大武汉、飞船
美 高 美	双美、红玫瑰、赫斯登、吉美、牯岭
美 华	大吉祥、克宁、红吉
永 道	新上海、金骆驼、益寿、绿炮台、新骆驼
青 年	永好、红福、全红
大 成	无敌、珠宝、太平洋
源 达	金炮台、雄猫、邮亭
久 华	双喜、红双喜
利 和	红利
大 丰	白金、双艳、金枪
宝 龙	红炮台、金吉土、黑人、红运
美 联	全福寿
联 宜	红玫、大联合
新 中 华	大加冠
裕 源	博士、金印
新 华	和平、大西北
寰 宇	红双马

资料来源:曾兆祥.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3 辑)[Z].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5:36。
渡书中可见一斑:

让渡书

立让渡书人张鹏杰为豫康烟厂开工数月亏累过巨无力支持,召开股东会议均愿清算退股,业已清算拆股完竣,除将全盘卷烟机件及应用家具作价出让外,嗣后如有营业盈亏情事勿与前股东无涉,空口无凭,特立让渡书为据。

立让渡人:张鹏杰

承受人:张鹏云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立据^④

小型烟厂数度易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现象在 1948 年更是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产权的变换有移让、合并、承租这几种主要形式。首先来看移让或者转让的形式:

据报名珠烟厂因资金周转不灵,被迫停业,收商标厂名及一切生财器具全部出顶于王贯一为业,更名为春记中国名珠烟厂。

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有关当事人将中国联谊烟厂全部财产合议移让,所有债权债务自移让日起以

前由傅弼汉负责,移让缓更为中国联谊兴记烟厂。

兹有夏嗣禹经营之中亚协记烟厂因亏累过巨无意经营,经商得各股东同意将中亚协记烟厂厂底机件让受于龔汉卿先生名下继续经营。

前利和烟厂因经营不振资本朽损殆尽无法复工,经将原有牌照商标机件及全部生财家具等物按时价凭中转售于程新文为业,改为新记利和烟厂。

移让改变了烟厂的所有权,中小烟厂的频频移让,一方面说明竞争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小烟厂在创始时的盲目,只要有利可图,大量的资金边都流向卷烟行业,全然不顾市场的容量。此外,小烟厂之间的合并也比较常见,“缘因祥兴合记烟厂无力经营,今乃与新记利和负责人程新文商洽妥当,双方甘愿合并为一商号继续营业”。合并的形式是实力较弱的一方祥兴合记烟厂“将牌照、商标、机件、生财完全合并新记利和烟厂”,这样,合并后烟厂的所有权毫无疑问是归实力较强的新记利和的领导人所有,“所有祥兴合记机件及生财等须均属新记利和管业”。经过双方的合并,两个工厂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并且有可能实现“集中力量共图发展”的合作目的。

与改变了工厂所有权的“移让”和“合并”不同,小烟厂之间的租赁也很流行,“案据本市大业烟厂本年九月六日呈略,以自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停工迄今,已逾半载,难于复工,宣告停业并将机器生财器皿全部及厂房一部租让与大中华烟厂营业”。租赁的模式表现在拥有烟厂固定资产(包括厂房、机械设备)的业主将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资产租赁与另外一个烟厂生产经营,对于出租方说,自己并未丧失对烟厂的所有权,同样,承租方也可以在在无需筹集大量资金的前提下从事生产经营,以上述的大业烟厂为例,不但保留了对其资产的所有权,并且,“厂名‘大业’乙方不得借用必须更换以资辨别”,这样,在租期结束后,处于停业状态的大业烟厂依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四、盛极一时后的迅速衰落

经历了战后短暂繁荣的武汉中小烟厂,随着内战的逐步升级,很快就陷入了发展中的困境。战争的愈演愈烈,使交通受阻,城乡隔绝,烟厂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也不能及时运到,“最近共匪窜扰许昌、襄县后,该两地烟叶无法外运,川、汉来源中断”,^⑤受此影响的烟厂不在少数,武汉本地的机制卷烟业同业公会的会员也纷纷报称:

略谓自时局严重以来,不仅烟叶之来源阻断,货运绝迹,而且关于销路又复闭塞,买卖毫无。处此烟叶无人问津环境,商等所感受之亏损困苦,实属不堪言诉,况当生活日日见高之际,其经营之事业既已整个破产,则系商等根本无法维持情形,已成不言事

实,除业经解散员工办理结束,宣告停业外,特报请转呈各关系机关备查。^⑥

烟叶的供应不足,迫使武汉本地的烟厂只能寄希望于国外烟草的输入,但繁琐的手续和苛刻的配给制,对中小烟厂只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看似有模有样的原料进口程序,实则效率低下,与生产无补。即使购买到了原料,但在当时让人瞠目结舌的通货膨胀率的破坏下,烟价也一路走低,以兴汉烟厂的“飞轮牌”烟价为例,“1947年5月22日每箱法币400万元,1948年11月5日每箱金圆券95040元,1948年11月9日每箱金圆券219647元。”以至后来,烟厂为了减少损失,直接用银元结算。

中小烟厂从诞生之日起,就得益于武汉地区高度繁荣的商业化,但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商业化所引起的商品流通的扩大,只有在导致资源配置有利于社会化规模生产的情况下才能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武汉各大烟厂在销售方面,往往受制于由卷烟经销商成立的“交易所”,“凡各烟厂出的新品牌卷烟,必须通过交易所开盘作价,听从大经销商决定。”由此可见,烟价的高低,烟厂是无力做主,当时即使是南洋兄弟、宇宙这样的大厂都无可奈何,至于小烟厂,更是受经销商宰割,长此以往,产销矛盾的逐步深化,对原本就苦撑支持的中小烟厂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上述的自身原因外,上海各大卷烟厂生产能力的恢复加速了武汉中小烟厂的衰亡,“由于上海方面卷烟设备数量翻番,主辅机数量猛增至900余部,产量大幅增长,外销加强”,武汉地区的卷烟市场经过了战后最初几年本地卷烟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又再次沦陷,受到外来卷烟的冲击。

从夹缝中昙花一现般的短暂辉煌,到主客观原因作用下的急剧衰落,武汉中小烟厂的命运只是战后民族资本兴衰的一个缩影,其发展的轨迹也打上了武汉本地过度商业化的深刻烙印,良性的工业发展应该和商业的运作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如果本末倒置的话,自然只能结出生命短暂的昙花。

注释:

①关于卷烟业同业公会会议记录及登记表[Z].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1948年,119-1-114,武汉市档案馆藏。

②汉口区各卷烟厂申请登记及卷烟商标注册核税事项卷[Z].1948年,155-346-138,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兴汉烟草有限公司营业概算书[Z].1949年5月,4-37137-134,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湖北区卷烟厂商登记征税事项卷[Z].1947年,340(20)-56(1)-118,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座谈会会议记录向香港订购卷烟[Z].1947年7月30日,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119-56-13,武汉市档案馆藏。

⑥烟叶行、烟商、机制卷烟业会员开停业、入会、迁移、转

让、改组[Z].1949年,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档案 119-56-6,武汉市档案馆藏.

参考文献:

-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 曾兆祥.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3辑)[M].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5.
- [4] 武汉市烟草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烟草志[M].武汉:崇文书局,2007.
- [5] 罗力.简氏兄弟与南洋公司[J].文史精华,2001,(4).
- [6] 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张磊]

Narrow Survival and Transient Prosperity: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bacco Company after Sino-Japanese War

LIU Yan-yan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55000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ets out to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S tobacco companies in Wuhan around 1945.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tobacco companies which used to dominate the tobacco market of Wuhan city suffered from great loss and could hardly reco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ve tobacco companies like Nanyang Brother could not recover their capacity despite their great effort. Seeing the great shortage of supply of tobacco in Wuhan market, many tobaccos companies entered Wuhan from other provinces. They set up factories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take up market share. Meanwhile, some native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bacco companies of Wuhan rise rapidly, managed to survive and became one of three powers in the market. However, owing to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environment, impact of over-commercialization and many other influences, the SMS tobacco companies were soon trapped into predicament of development after transient prosperity.

Key words: tobacco industry; SMS tobacco company of Wuhan; transient prosperity; predicament of development